



引 子

天搓瑞雪兮琼花飞舞，地拥银山兮壮马骏奔。

一百年间，钱塘大潮轮回了一百次。每一次都是那么气势恢宏不可抗御，每一次又是那么真切缠绵情意缱绻，一如人的生命，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饱尝情感和苦难。所不同的是，人类的生命没有轮回，后人对于前人只能寄期望于退潮后的沙滩，从沙痕里寻觅曾经有过的坎坷与神秘奇迹和短暂的灿烂。

张琴秋三岁那年，与她隔钱塘而居的女侠秋瑾，在一个尚未破晓的凌晨，身着一袭染血白衫，被斩杀于绍兴的古轩亭口。生于桐乡石门镇上的张琴秋，仿佛是缘着秋瑾的足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第一章 历史旧账

1. 山雨袭来

1966 年的初夏 上海。

天气有些沉闷，仿佛快下雨的样子。身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正在纺织机械厂领导着搞“四清”，突然接到部党组的紧急通知，要她立刻返京。凭以往的经验，她预料到北京方面一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临行前，她召集机械厂领导开了一个会议，对“四清”工作做了一些安排，便匆匆上了火车。

头发花白的张琴秋坐在软卧车厢里，透过车窗望着窗外，可无心欣赏飞掠而过的秀丽的景色，她一直判断不清的是，部里召她紧急回京，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这样的，党中央的工作暂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一路去视察江南。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公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国内的局势一下子就有些乱起来。为稳住局面，集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组织领导，刘少奇在中央主持召开了有关会议，在邓小平等人的倡议支持下，决定还是采取由上到下派驻工作组的做法，这是党的一贯做法，多次都被证明是积极有效的。纺织工业部党组遵照中央的指示，决定还是委派党组副书记张琴秋带领工作组，深入到该部下属的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去。张琴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从上海召回北京的。纺织工业部党组认为，北京科研所情况比较复杂，知识分子成堆，问题也相对比较棘手，张琴秋是纺织工业部的老领导，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又一

直分管生产和技术工作，对知识分子熟悉了解，由她带领工作组下去，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张琴秋下了火车，马不停蹄直奔部里。她静静地听完部长的安排。对部里的安排，她没表示异议。尽管她已有很长时间没在办公室里坐一坐了，总是在下面各地跑来跑去，不过，她感到很充实，也很乐意。就这样，张琴秋来到了纺织部所属的北京科学研究所。

到了这个单位，张琴秋并不急于表态，而是从认真听取汇报、了解分析各方面情况入手。经过一个阶段细致的工作，头绪清楚多了，她认为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能解决的尽快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及时向部党组作了汇报，并负责做好解释工作，取得群众的谅解。张琴秋没有架子，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日子一长，大家有什么问题都乐意跟她谈，科研所里稳定多了。张琴秋也感到以往的工作之所以有些地方群众不满意，是由于一些政策没有能够做到对大多数人设身处地，这是非常有必要在下一步工作中予以克服和纠正的。正在工作组的工作越来越顺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形势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刘少奇被莫名其妙地从党内“揪”了出来，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广大群众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上街游行，义愤填膺。顺理成章，刘少奇所派工作组的做法突然间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科研所里一下子沸腾了，有人公开提出让工作组滚出去。张琴秋毫无精神准备，一夜之间又不由分说地被推到了无产阶级对立面。

群众运动汹涌澎湃。根本来不及思考，张琴秋的家就被抄了，而且抄了不止一次。一拨一拨的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来到她家，那阵势，像要挖地三尺。现金和存折拿走了，一共一万多元。衣物、家具、一些日用品也被搬了出去，还有书籍、日记、工作笔记以及私人信件。张琴秋冷静地注视着这一场洗劫，不亢不卑，不言不语。漫长的革命生涯使她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党内一系列的斗争，从而也锻炼了她丰富而沉着的党内斗争经验。她任由造反派们当着她的面把她家翻腾得一无是处乱七八糟，对拿走的现钱、存折以及衣物都表现得很漠然，在她眼里，那些东西有亦可，无亦可，并不值什么。造反派们一个个都像嗅觉灵敏的猎犬，你越是阻止他们干什么，他们越会表现得坚决和彻底。张琴秋心里了解这一点，所以对从她家拿走的东西，她没有

表现出丝毫的惋惜，事实上那些东西也不值得惋惜，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物哪一样不是身外之物？然而，当造反派又试图把一些资料也像其他东西一样搬走的时候，张琴秋却挺身而出，横住身子挡在造反派面前。声音不高，语气却强硬，这些东西你们不能动！

全国解放后，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以徐向前元帅为主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张琴秋是指定的委员会成员。这些年，她努力回忆、搜集和整理了这些资料，她觉得这件事情她应该做，有责任尽可能地吧红四方面军的真实留下来。在她看来，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无疑也是党史和军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她还没有交给中央军委之前，任何人都无权处置。可造反派们不那么想，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天王老子，他们行将主宰天下，难道还有什么东西能逃脱得了他们的掌心？张琴秋据理力争，拿出了威严，说道：这牵涉到军事秘密，不是谁想看就能看、谁想拿走就能拿得走的！

一个造反派头头冷笑了一声，说，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红四方面军又怎么啦，不就是张国焘的队伍嘛！那这些玩意儿就是你们的变天账、黑材料。你霸住这些东西想干什么？是不是还想替张国焘翻案？！

张琴秋无意与他们纠缠，但她却不容许任何人从这里把材料拿走，倘是拿走，那将是她最大的失职。别看她已是个满头华发的老太婆，但她挺身于那些材料前，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概。这令造反派们十分气恼。还是那个小头头说，你难道还以为这会成为你的光荣吗？这是历史罪恶！谁不知道红四方面军是和中央红军唱对台戏的，张国焘就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落下个遗臭万年的下场，你张琴秋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还得要好好查一查呢。

张琴秋跟他们有理说不清，也不想多费口舌争辩什么。而造反派急于快刀斩乱麻，好去向他们的上司报功。张琴秋被强行推到了一边，眼看着有可能保护不了这些材料的时候，她不得不向周总理办公室发出了求救信号，她诚恳地说，搞文化大革命，我没有意见，抄我的家，我也可以忍受，但红四方面军的材料，坚决不能外泄！在战史没有写成之前，我必须向中央军委负责，向徐向前元帅负责！总理办公室过问了这件事。造反派不得已，答应在三天之内将材料送交国务院。

可三天 72 小时，不仅足够把这些材料翻检一遍，造反派还别有用心地作了一些断章取义的摘录。当时的中央，除了国务院，还有一个文革小组，造反派在把材料交给国务院的同时，又把摘录的那一部分送给了文革小组。这些情况，张琴秋并不知晓，但她却感觉到了，文革小组分明是造反派的后盾，这个小组显然已将自己凌驾于国务院之上了。

没过几天，在中共中央某个机关大院里，果然出现了一张揭发批判张琴秋政治历史问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被转抄到了纺织工业部以及该部驻京直属单位，赫然的大字再加上猩红的渲染，张琴秋的历史仿佛就被掀开了一角。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掀开了纺织工业部阶级斗争的盖子。别看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工作多年，但对她的历史，人们并不清楚，刺目的大字报使许多人都大吃一惊，别看张部长这个个头儿不高、其貌不扬的老太婆居然还会骑马、打仗而且还带过兵！

确实，张琴秋普普通通的外表一直遮盖着她大半生的传奇经历，人们更不曾想到，就是这个不起眼儿的老太婆，在几十年的革命风雨中，曾先后在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毛泽东以及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与党内著名人物博古、朱德、周恩来、徐向前他们都有过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接触，她自己也曾驰骋疆场，赫赫有名，是革命队伍中屈指可数的女将领。对于自己的历史，张琴秋很坦然，她也去转着看了看贴出的大字报，回来后对她的秘书铁英萼说，老铁，你和我在一起工作了许多年，我从来也没向你谈到过我的历史，这不是保密，而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嘛。现在赶上了这场运动，要重新审查我的历史，我就说给你听听吧。一方面，你对我也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请你帮我分析分析，提高我对自己过去的认识。

铁英萼却坚决地摇着头说不，张部长您千万不要对我说什么。现在他们都已经说我是保皇派了。不检举揭发你的问题，我是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没什么可检举的。但是，如果您一旦对我说了，我不是就知道了吗？那样的话，对您、对我都不利，也许会给您惹来更多麻烦的。您还是一如既往，不要对我说罢。张琴秋理解铁英萼的好心，她和蔼地笑了，铁英萼报以苦笑，彼此算是一种特殊的交流。

进驻到纺织工业部的首席军代表已经签发了查阅张琴秋人事档案的报

告，张琴秋专案组也成立起来。专案组立即就在从张琴秋家抄来的私人信件里获得了重大突破。所谓突破，是丈夫苏井观当年在世时写给张琴秋的一封信，信里提到在西柏坡附近见到了朱老总、康克清、刘少奇和傅钟、安子文等，说他们在攀谈中提到了张琴秋。而且刘少奇说，这几年对琴秋不起，没有给她固定的工作，有些同志以为四方面军的错误（不是全部）要由她负责，她怎么能负这个责！信中还说，少奇同志说了，琴秋同志在我们党内女同志中是很能够做工作的，以后要给她一定的任务。苏井观的这封信距离现在已经 18 年过去了，当时张琴秋心里着实有过一番感动。解放后她担任了纺织工业部的领导职务，她很感激党中央的关怀，惟一的报答就是下决心把工作做好。苏井观去世后，张琴秋就把他曾经写给她的一共 50 多封信件小心翼翼地捆扎起来，束之高阁，不是为了忘却，而是要把彼此间的相亲相爱持久地保存起来。没想到，这爱神的羽箭，眼下却被人涂抹上一层毒汁，弯弓反射，射向了张琴秋的灵魂。

纺织工业部机关一时气氛肃杀，人人噤若寒蝉，墙上到处刷满了巨型标语：

张琴秋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得力干将！

张琴秋是刘少奇在纺织工业部的忠实代理人！

坚决打倒大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张琴秋，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张琴秋被粗暴地一次次推到批斗会上去。

专案组成员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在他们对部里一些老革命的分析排队中凭直觉感到张琴秋最有搞头。他们抑制不住热血沸腾，激情满怀，什么事情都敢想，什么话都敢说，批斗会上，他们带头高呼一阵口号之后，当众问了张琴秋一个令她哭笑不得的问题：你和刘少奇是什么关系？接下来便是一片声讨，造反派纷纷上阵，既像是要向群众交底，又像是质问张琴秋本人：张琴秋，你早期追随王明，随后又追随张国焘，可见你也是个典型的、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分子，这其中有着极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当年西路军战败河西，那么多女战士舍身保洁，牺牲了生命，你当时在女兵里是个最大的官，怎么就能毫发未损？张琴秋，老实交待，你是凭什么苟且偷生，保全了自己的这条狗命的？

张琴秋，你明明是地主出身，偏说自己是破落地主，什么叫破落地主？

说说你是怎么混进革命队伍的？混进来的居心何在？

张琴秋还是个坏女人，她生活腐朽，作风轻浮，革命战争年代那么艰苦的环境，多少人流血和牺牲，她居然先后嫁了三个男人……一个女人连嫁三个男人，这不是典型的破鞋是什么！

此时的张琴秋已年过花甲，她看着台上台下批斗她的那些人，一个个对她义愤填膺地挥舞着拳头，表露出对她的极大愤慨和厌恶，她只有保持着沉默，许多问题，她感到无从说起。对于这般岁数的年轻人，她感到自己生活的年代和他们相距得实在太久远，那么一时半会儿她又如何能说清楚自己？她只能说自己经历得太多，历史上的事情太复杂。这样一想，她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很慈祥的感情来，她甚至想招呼这些造反们一声“孩子们”。她从和他们差不多年岁就走上革命道路，几十年来腥风血雨，有过付出，有过伤痛，有过牺牲，也有过委屈，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幸还是不幸，让后人去评说吧。她不愿对“孩子们”作任何叙述，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场合？

可是没有谁能准确揣度到张琴秋此时此刻的心理，她缄口不语的态度，只能更加激怒视她为敌的那些人们，接下来便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口号声：

张琴秋必须老实交待！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2. 小车司机

张琴秋的小车被停了，只能坐公共汽车上班，于是她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去买了一张月票。工作内容也完全不同于原来。早上，先打扫厕所和走廊卫生，然后写交待材料。下午，时不时会有批斗会，她必须随时和群众见面，接受批斗，随叫随到。那种场合，少不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和方式，她必须接受和忍耐。战伯勤是张琴秋的小车司机，给张琴秋开车多年，并负责她的安全保卫。自从张琴秋被剥夺了坐车的权利，战伯勤也就无所事事了。并不清闲的是，总有人要让他检举、揭发张琴秋，这使战伯勤的心情很郁闷，有一种怅惘若失的感觉，怎么也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他寻思过来寻思过去，怎么思量，张部长都不像是个坏人。张琴秋的处境对他

刺激也很深，怎么说也是个堂堂副部长啊，居然被整得天天扫厕所，不是批，就是斗。那些大字报，也不知道从哪里翻弄出来的是非，每天都有你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他给张部长开车多年，还真不知道张部长有那么深的资历。仔细想想，出生入死，革命那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现在怎么被搞成这样。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每次批斗，又挂牌子，又架“飞机”，真是太缺德了！他已经看出来，那些造反派是惟恐天下不乱，心术不正，要置张部长于死地，可张部长不是坏人，不能称了那些人的心。于是他很想找机会跟张部长说一句话，要她多保重，甭管遇上什么，都要想开点。人这一辈子，风风雨雨，什么事遇不上呢？天塌下来地接着，要自己宽待自己。可是战伯勤根本没法儿跟张部长说话，机会倒有，在机关里还时常能见着，可张部长生怕连累别人，特别是她以前的部下，见了面，漠然得就跟不认识似的，马上就闪开了，这使战伯勤心里更加难受。他晓得张部长的心思，可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不久，战伯勤就病倒了。

张琴秋得知战伯勤得病的消息，是在他已经做了手术以后。听说战伯勤得的是癌症，这使张琴秋非常震惊，也非常痛心，因为她知道癌症对于人的折磨与伤痛，她一定要去看望战伯勤。

战伯勤已经出了医院，回家“静养”了。张琴秋只有选择晚上。她不顾自己被一天的批斗搞得困乏疲惫的身体，由女儿张克宁陪同着。起先，女儿不同意张琴秋去，因为她看到母亲脸色灰黄，腿脚浮肿，她劝说母亲改天再去。张琴秋也不加分辩，拄着拐棍往外便走。张克宁知道母亲的脾气，赶忙跟在她身后。

战伯勤的家在北京东郊，中途要倒几次车。女儿乘机规劝时，张琴秋说那有什么 我有月票！

躺在床上的战伯勤怎么也没想到张琴秋会大老远地跑了来，当他毫不怀疑站在床前的就是张琴秋时，他叫了一声“张部长”，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来。张琴秋示意他不要动，自己在战伯勤床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来，从什么时候得病什么时候发现一直到治疗手段和手术后的恢复，她从根到梢都问得非常仔细。战伯勤一一作了缓慢的回答，显得精神倦怠。张琴秋注意到了这一点，就对他说，病也没什么可怕，人在世上，谁也不想得病，可既然得

了，也不用害怕，最要紧的是精神不能垮，疾病和其他一切困扰人的东西一样，你不战胜它，它就要来战胜你。老战，你要坚强些。

战伯勤点点头，说：“我没什么，张部长，大不了是个死人，迟早都会有这一天的。这一点，我看得淡，也早想通了。可是……您要多保重，一定要想开点，这是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说的一句话。您看咱们那一位张部长，也是多好的一个人，却去得不明不白，多让人惋惜啊。”

战伯勤说的是张永清，纺织工业部当时的另一位副部长，也是一位老党员、老干部，比张琴秋年轻。搞“四清”时和张琴秋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受到了冲击，被逼得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回，先后在六家宾馆藏过身，他实在是身心疲惫之极。那一天，又通知他，北京某学院的红卫兵要来见他。他是忍受够了批斗会上“坐飞机”、向群众180度低头认罪的种种屈辱，他越想就越感到心寒齿冷，有谁能来解救他呢？部里的每一个部长都是泥菩萨过河，人人自危。不知道张部长最后又想了些什么，总之他把生命交付给了安眠药片。被家人发现的时候，没等送到医院，就魂归西天了。

张琴秋当然不会忘记张部长离去的惨景，张部长的爱人曾俯在张琴秋的怀里孩子一般放声痛哭。张琴秋淡淡一笑，对战伯勤说：“老战，这你放心，不管遇到什么，我都不会轻生的。”

战伯勤连连地点头：“这就好，这就好，我也就放心了。”

张琴秋还一再感谢战伯勤这些年为她所做的工作。战伯勤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好司机，开车讲究安全，而在张琴秋需要步行的时候，他总是不离左右，忠诚地执行着保卫职能。张琴秋曾说没必要那样。战伯勤却很认真，说：“那可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有他在，就不能让张部长出半点儿差池。这会儿见张琴秋总是谢他，他反倒伤感起来，说：“那有什么呢，张部长。别看大字报上把您说成这样那样的，我压根儿就不信。您是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我能为您这样的人开车，心里感到舒畅。特别是我这病了以后，就更加怀念以前的那些日子。只是……再往后去，我恐怕是再也不能给您开车了……”战伯勤说到这里，神色有些黯然，声音也低了。

老战，刚才你不是还劝我凡事要想开点儿吗？你有病，我遭难，我们都一样，都要坚强起来。你的病和我的问题都是暂时的，我们都不要灰心，要

有信心迎来光明。

张克宁在一旁听着张琴秋和战师傅的对话，她真很难相信，母亲到了如此地步，居然还有如此的胸怀。母亲每次在被批斗以后，身体和心灵都遭受到无情的伤害，什么侮辱她的话都有，她的头发常常被推搡得披散下来，衣服也是又脏又皱。但即使那样，她回到家对自己稍加整理后，还有心思坐下来学习最新指示，背诵“老三篇”。其实，母亲比以前瘦多了，也老多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脸上突现出来的一道道皱纹使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沧桑感和苦难感，但她自己仿佛丝毫也没有感到。

从战伯勤家出来，张琴秋对张克宁说，以后要替我多来看看战师傅。张克宁点点头，但没有思忖这句话后边更深的含意。后来张琴秋的自由受到了越来越苛刻的限制，张克宁才意识到张琴秋的嘱咐似乎有着某种预感。

癌症终于夺去了战伯勤的生命，张琴秋的痛苦在于没有被允许参加战伯勤的追悼会。张琴秋再三请求过，说战伯勤是她的老部下，她如果不去送一送，感情上不能得到安宁。专案组的人一阵冷笑，认为她这是利用机会笼络人心。这种刺激要比挨批挨斗更令她痛苦寒心，张琴秋禁不住一阵颤抖，双手掩面，失声痛哭……第一次见到张琴秋这样痛苦，专案组的人一下竟呆住了。

3. 八个大字

1968年4月，张琴秋照例买了一张月票，而这张月票只用了三天。到第四天，也就是4月4日，张琴秋就被实行“监护”，实际上就是被关押起来，不允许回家了，于是这张几乎还是崭新的月票，后来就被陈列在张琴秋的家乡——桐乡县烈士纪念馆里。

张琴秋的案子属于重案、要案，中央为此也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在中央都是挂了号的，并且一直受到一些人的高度重视。这些人对张琴秋的嫉恨由来已久，早在西路军溃败、张琴秋被俘后几经辗转回到延安，这些人就主张不能便宜了张琴秋，得好好给她补补课。有人当时就发话，就算别人可以宽容，对这个张琴秋却不能不整。张琴秋在延安有一度曾受到粗暴的对待，陷入一片围攻讨伐之中。虽然党组织后来做出了公正

的结论，但一遇风吹草动，这些人就又会跳将出来，重新数落张琴秋的历史，再次抠开她的伤疤，眼前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是不会忘了张琴秋的。中央关于张琴秋的问题就是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授意下立案的，现在又进一步示意要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要求纺织工业部立即对张琴秋实行全天候“监护”。于是纺织工业部351号办公室就成了张琴秋的临时监护所，张琴秋被囚禁在里面，日夜有人值班轮流看守。

张琴秋要说清楚的问题：1.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2.如何追随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3.被马步芳俘虏后的真相。那么多人牺牲了，特别是年轻的女战士，你怎么就能逃脱出来？4.怎么样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他在纺织工业部的得力干将。你与刘少奇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张琴秋已经交待过许多次，口头的，书面的，这个过程等于是连续不断回过头去回顾自己。她自己也感到的确不能把自己美化得很无辜，她有过幼稚、盲从，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她对党的忠诚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张琴秋一遍遍地审视着自己，剖析着自己……她不知道，灭顶的灾难正向着她一步一步逼近。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50年代的中国，工作笔记本的扉页上通常都印有毛主席肖像，那是很普遍很平常的事情。不平常的是，在张琴秋那本笔记本的毛主席肖像上方赫然写着八个大字：夜郎自大，好大喜功。翻检从张琴秋家里抄来的材料时，专案组的头头当时一见，真是又紧张、又按捺不住的一阵窃喜。因为张琴秋立案以来，除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除了她那些个早已不新鲜的历史，虽然内查外调搞得兴师动众，几路人马杀向全国各地，说实在话，并没搞到什么过硬的东西。而这八个字的意义可就不同寻常了，她为什么偏偏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的上方？说明了什么？她张琴秋反对毛主席仇视毛主席的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八个字一经出现，专案组诸位的眼睛顿时就放光了，他们立即感觉到自己立功的时机到了。张琴秋还被蒙在鼓里。专案组已郑重其事，就像研究一份作战方案，围绕八个字作了周密的部署安排，兵分两路，双管齐下，一面立刻派人去聘请有关专家，对八个字进行笔迹鉴定，负责人自己则亲自坐镇，紧急提审张琴秋，要给她一个当头棒喝，不能让她有喘息和抵赖的机会。

谁也没有料到，张琴秋的坦然令专案组大为吃惊，张琴秋说那就是她亲

手所写，记得是一次内部传达毛主席讲话，这八个字是讲话中的内容，她认为讲得很好，对工作很有警示意义和教育意义，当时就飞快地记了下来，作为随时提醒自己的座右铭。

那你为什么非要写在毛主席像的上方？专案组的询问咄咄逼人。

张琴秋说，是为了一目了然，一见到本子就能看见。而记在笔记本里面，往往到用的时候不容易找得到。再说，当时真的一点也没有和毛主席肖像联系起来。

你胡说，狡辩！这明明就是攻击伟大领袖，借机发泄你对毛主席的不满。随着头头的叫喊，专案组里别的人也横眉竖眼，穷追不舍。

张琴秋分辩道，她对毛主席的认识是通过党内一次又一次的复杂斗争才越来越清晰明朗起来的，也越来越坚定不移。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得到了中国革命实践的证实，因此她从心底里拥护毛主席的领导，灵魂深处从来也没有任何对他老人家的丝毫不满。要是硬把她无意中写的这八个字和毛主席扯到一起，那简直太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专案组好不容易找到一条铁硬如山的罪证，岂肯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指使人又去找铁英萼，抱着极大的希望。没想到铁英萼回答，我和张部长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见她流露出任何对毛主席的不满情绪，更没有一句怨言。她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向来都执行得非常坚决，非常认真，而且，每当她谈到以往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有过的接触，总是情不自禁有一种非常敬佩非常热爱的感情，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这使军代表感到失望，同时也很生气，看来铁英萼确实是铁板一块，铁杆一条。他们警告他，你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又派人去找张克宁。张克宁说她在母亲身边的时间比玛娅姐姐还长，她对母亲是很了解的，母亲绝对不会反对毛主席。为了更具有说服力，张克宁想了想，还记起这么一段往事，她认为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有一次，张琴秋拿回来两张票，是梅兰芳的京剧表演，她对玛娅和张克宁说，你们姐妹俩难得空闲，今晚你俩就去看吧。玛娅和张克宁都没有表现出很大兴趣，说京剧看不懂，还是爸爸妈妈一起去吧。张琴秋神秘而喜悦地说，真是两个小傻瓜，别当我只是让你们去看戏，告诉你们，除了梅兰芳，我还想让你们见到一位非常伟大、咱们全家都非常崇拜的人。

张克宁忙问 是谁？

玛娅猜测，难道会是毛主席？

妈妈含笑不语。

那天，果真见到了毛主席，她俩只和毛主席相隔几排座位。整场演出，她俩的眼睛都紧紧盯着毛主席的那个方向，根本没去欣赏梅兰芳的魅力在哪里。那天，她们感到她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回到家，姐妹俩把她们的感受说给张琴秋听，并要求以后再能有这样的机会，还让她们去。张琴秋也很兴奋，她笑着说，得寸进尺，要把机会都给了你们，我怎么办？我到哪里去见毛主席？

还有一次是大型史诗《长征》公开上演，张琴秋带着玛娅去观看。整场演出 她都表现得非常亢奋 演员在台上唱 她在台下唱 散场了 回到家里，张琴秋的情绪也冷却不下来，显然，这部作品把她带回了过去。她深有感触地对苏井观说，红军长征，要是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有日后陕北的大发展，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成功。苏井观深有同感。于是两个人又议论起来，说到长征途中的许多往事，从心里钦佩毛主席对革命事业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克宁反问专案组，像我母亲这样的人，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她满心里都是迷茫，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母亲会反对毛主席。

专案组一无所获，但他们不愿意就此罢手。一轮一轮的审问、批斗、谈话，对张琴秋软硬兼施。张琴秋花白着头发，被折腾得头晕眼花，可她却不能违心地编造写那八个字的动机。她要求专案组设法查阅那几年的内部文件，只要能找到那八个字的出处，她的问题也就能够得到澄清了。这个要求使专案组大光其火，专案组的头头使劲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张琴秋，你放明白点，是我们听你的，还是你听我们的？你得放下臭架子，别想要什么花招儿，你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只有老老实实交待，才是惟一的出路！

可是，张琴秋交待什么呢？她搜肠刮肚，想来想去……想不起来就意味着负隅顽抗，她捶着自己的脑袋，脑袋疼起来，不知是捶疼的还是想不出来急疼的。又是一次气氛凌厉的批斗会，专案组认为张琴秋极不老实，决定再杀杀她的威风。

一大帮人围着张琴秋，对着她恶毒谩骂，肆意侮辱，强迫她低头弯腰向

毛主席请罪。别说张琴秋是一个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干部，就是作为一个年逾六旬的普通老太太，她也失去了最起码的尊严和人格。在这一群人中，她是那么势单力薄，她被他们推推搡搡，扭打踢戳，一缕花白的头发耷拉到了脸上……

这一晚，351号房里的灯一直亮着，看守的人看到，张琴秋一直伏在桌上写呀写呀，一直写到凌晨3点。专案组的人甚为得意，以为是他们的攻坚战有了成效，决定再继续趁热打铁，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二章 少年旧事

1. 张氏传人

清光绪年间，浙江桐乡石门镇上，有一对张氏兄弟开办了一家米行，大约是顺应了当时的经济形势，生意兴旺，铺面越做越大，兄弟俩便由此发家。

石门镇是个景色秀丽、人杰地灵的地方。自从那条著名的京杭大运河把镇子一分为二，镇子上的日月就一直浸润在流光溢彩之中。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人们插秧收稻，养蚕织锦；人家住宅都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百姓生活相对富庶，“衣食足而知礼仪”致使民风醇厚。除种田养蚕，便是读书、经商。张记米行的兄弟俩在日子富起来以后，相继娶妻生子，米行的后代们超越前辈的地方，便是能够在塾师的文化启蒙下成长。两房弟兄独数弟弟张品山的五公子学得最像模样，所学篇目都能滚瓜烂熟，文章作得虽不惊世骇俗，却也金玉其中，一笔好字更是写得锦上添花，名扬石门，因此人都尊称五公子为五相公。五相公是个孝子，曾到嘉庆《三江日报》去做编辑，因父亲张品山年事渐高，不久便辞职回乡，仍以读书写字为乐。他待人谦和，凡找上门来的公私文书，他都有求必应，而且打理得规规矩矩。五相公娶妻冯定珍，生下儿子张桐后又得一女，此女乖巧聪慧，两岁即能过目成诵，每逢五相公兴起挥毫，她在一旁睁着双大眼，似能从中品出无限的乐趣来。这时，奶妈是带不走她的，只有叫了张太太来又是哄又是劝。五相公不仅不烦，还说是由着她罢，不碍事的。五相公为此女起名张梧，乳名唤作凤生，是暗合了“留得梧桐在，自有凤凰来”的寓意。继而又想到梧桐为造琴之材，梧桐更和细雨，琴声若巧逢秋雨，便益发的音韵动人，因此又为女儿取

号为琴秋。小琴秋每每立于书案一侧，很懂事地与书案保持着一些距离，她怕妨碍父亲，这时的父亲在她眼里是异常神圣的。待父亲写完把笔一掷，她这才歪着头踮起脚来，轻手轻脚地走上前去。那样儿实在是可爱之至，五相公忍不住要抱起她来，握住她的小手重新拿起笔，教她写天、地、人、和。再稍长，五相公便让琴秋和她的哥哥一起，进私塾学堂去读书。

张品山看着后辈如此，自然是知足的。他又是个活得极明白之人，临终之前，给几个儿子分了家产，五相公便开始自立门户了。五相公买下了一处叫莲居庵的所在，连同附近的几十亩地。庵里早已没有尼姑，庵堂也已经年久倒塌。五相公便重新构建，盖了房，在房两侧的池塘里放养鱼苗，周边栽种上花草果木。这样的环境比起米行的嘈杂来清静了许多，也更适合五相公的性情，田野上的情趣多能引起他吟风诵月的兴致，他便常邀塾师潘先生上门，对杯执盏，饮酒抒怀。席间，偶尔也叫琴秋和张桐来助兴，张桐怕先生考问功课而胆怯，总找种种借口溜之大吉。琴秋小哥哥四岁，举手投足却充满了灵性，潘先生慈爱地看着她，对五相公说，依愚之见，读书学问，哥哥怕不抵妹妹。只可惜是个女孩儿，真该换了男身。五相公咽下一口酒水，嘴里发出吱哑一声。他没有回潘先生的话，其实他早已看出了这一点。特别是他看到张桐在先生面前畏畏葸葸的样子，对落落大方的琴秋就少不得更添一点偏爱。

一晃就到了 1912 年的某一天，潘先生不请自来。他是来给五相公传递一个前所未有的消息，石门镇上要开办一所女校，叫做振华女校，是专门培育女孩子的。他对五相公说，快把琴秋送到那里去，她才八岁，又有了两年私塾的底子，正好，正好，正是时候。五相公遂叫上酒，炒几个小菜，两人便又面对面地坐了下来，小斟小饮，边喝边聊。潘先生说，创办振华女校的这个人，说起来你也该是知道的，就是丰举人家大小姐丰云，乃书香出身，其弟丰子恺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了。五相公是知道丰子恺的，随即应道，哦，确乃书香之家。潘先生又说，把琴秋送去不会有错。女校，在各方面总是要更适合女孩子一些，时代在变，况且，丰家大小姐办学，不会鲁莽，更会有些新鲜思想和学识在里面。五相公不断点头，不时拈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

就这样，八岁的张琴秋成了石门镇上第一所女校的第一届学生，和她一起入学的，还有她的表妹钱青。

2. 振华女校

琴秋虽然上过两年私塾，但对振华女校的一切仍然充满了新奇，这里从礼仪到教规到所学科目都和私塾不同，就连老师，不仅都是女子，而且个个仪态端方，和蔼娴静。

第一天上课，老师款款地走上讲台，拿出名册，嘱咐道：“点到谁的名字谁就起立应一声‘到’”，然后鞠个躬再坐下去。张琴秋记住了坐在她后面一排的女生名叫孔德沚。孔德沚年纪稍长，十三四岁，显得庄重而沉稳，没几天，同学之间就熟识起来，孔德沚和张琴秋性情相投，很合得来。又由于钱青是琴秋的表妹，三人之间你来我往，接触自然多起来。孔德沚天然一副以长为贤的姿态，因此琴秋和钱青都亲切地称她为沚姐。但别的同学明里暗里都称她新娘子，虽没有什么恶意，却总使孔德沚有些不好意思。

孔德沚确实是个新娘子，是刚过门不久的沈家媳妇。乌镇的沈家是个开明的家庭，姑爷自小念书，如今已升中学去了杭州，婆婆无意把媳妇一个小小的人儿拴在家里，恰值振华女校开办，婆婆就撺掇着媳妇，说，去吧，也去念书识字去。既是女校，也就打消了婆婆的顾虑和其他一些不必要的担心，都是女孩子在一起，除了念书认字，能有什么呢？孔德沚当然更加高兴，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对她来说，和婚姻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尽管是个新娘子了，可从年龄上，毕竟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在振华女校，琴秋、孔德沚和钱青三个人亲姐妹似的，每天早上在南皋桥上见面，下午在南皋桥上分手，南皋桥成了她们友谊的见证，留下了她们童年时的记忆。南皋桥建于明朝嘉庆年间，和另一座建成于成化年间的东皋桥都是石门镇上不可不提的风景。两座桥都是单孔石拱桥，桥两侧的石栏上刻着诗词图案。桥高十多米，桥上石阶不下百级。当初建桥的意义主要在于方便水陆交通，久而久之，桥成为无声的文化，成为石门镇上一道别致的人文景观。

自然经济的发展使养蚕和植桑逐渐分化成两个门类，于是石门镇上开始出现桑秧行和桑叶行的经营。五相公于读书之余也抓住时机，开设了一家桑秧行一家桑叶行，随着儿女渐长，仅靠几十亩地和两口鱼塘的自满自